

张秉成  
选评

# 元明清诗

名典名选丛书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天津出版社

名典  
名选  
丛书

# 元 明 清 诗

张秉戍

选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天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元明清诗 / 张秉成选评. — 北京 : 天津出版社,  
2019.5

( 名典名选丛书 )

ISBN 978-7-80554-678-0

I. ①元… II. ①张…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  
—元代—清代 IV. ①I22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3463 号

总 策 划 : 安 东 责任编辑 : 王忠波 孔伊南

名典名选丛书

元明清诗

YUAN-MING-QING SHI

张秉成 选评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天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 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54-678-0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张秉成（1937—2005），著名学者，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对古典诗词，特别是清代诗词有很深的研究，对纳兰词的研究成果甚丰。除《纳兰词笺注》《弹指词笺注》外，另有《花鸟诗歌鉴赏辞典》《山水诗歌鉴赏辞典》《历代诗分类鉴赏辞典》《清诗鉴赏辞典》《历代词分类鉴赏辞典》《蕙风簪小品（选编）》《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纳兰词诵读与欣赏（音像版）》等作品。

- ◎ 唐诗三百首
- ◎ 宋词三百首
- ◎ 元明散曲三百首
- ◎ 元明清诗
- ◎ 元明清词
- ◎ 古文观止
- ◎ 古文释义（上册、下册）
- ◎ 古文笔法百篇（经典本）
- ◎ 言文对照古文笔法百篇

总策划 安东

责任编辑 王忠波 孔伊南

责任印制 陈冬梅

封面设计 李 高

## 前 言

元明清三代的诗歌，是继唐宋诗之后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阶段，虽说这三代的诗歌不如唐诗的成就辉煌，但是它的重要价值、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不错，鲁迅先生有言：“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鲁迅《致杨霁云》）这段话应该如何理解？我以为这是鲁迅先生就诗歌发展的整体而言，称赞唐诗是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巅峰，但绝无否定唐以后中国的诗坛之意，也不意味着唐以后无可诵读之家，无可撷取之作。当然从诗的发展史来看，元明两代诗道式微，这是事实，而入清之后，诗歌又出现了再造辉煌的局面，这也是事实。而且事实也表明，在这七百多年里，三朝之中，优秀的诗人，优秀的诗作，仍是层出不穷，不乏佳篇美什，其中不少诗人诗作完全可与唐宋大家相媲美。他们的创作有着

自身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无论在思想或艺术上都有不少新的特色和成绩，而且他们的功绩还在于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即把中国的诗歌从唐宋之后，过渡到“五四”新诗歌的出现，这一过渡是必不可少的，少了这一过渡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对于元明清三代的诗歌如果不加分析地予以贬低，就不免失之偏颇。

元代为时较短，仅百年左右，其总的特点是“度越前宋，直乃唐人为指归”（王恽《西岩赵君文集序》），是说元诗人以崇尚唐诗为指归，一反宋诗“尚理”的诗风，但是元人之弃宋宗唐，主要是学习、继承存在于唐诗中的重视自己感情的传统，而不是模仿、因袭。因此“元诗多清扬”（宋荦《元诗选·序》），即诗人称心而发，不强压抑自己。这样就是把诗歌从宋诗重理性而轻感情的道路上拉了回来，而且也使元诗在文学史上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

概要地说，元诗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延祐以前（1314年以前）。代表诗人：元好问、李俊臣、耶律楚材、刘因等。这些诗人大都是宋、金遗民或少数蒙古贵族。中期——延祐至天顺（1314—1328）时期。此为元诗的极盛时期，代表诗人：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后期——天顺（1328）以后。代表诗人：杨维桢、萨都刺、贡师泰、迺贤等。

元诗的内容多是曲折地流露出对故国（宋、金）的怀念和同情；歌颂祖国壮丽山河、歌颂民族英雄；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统治者罪恶之作。相对来说，题材比较狭窄，大都为咏史、题画等，不如明清诗的内容、题材广泛。若从诗的体裁上说，元诗也有所创新，特别是以民歌体的形式为诗，这在唐宋诗中少见，可以说这是元诗为诗坛带来的新气息。

明自太祖洪武元年（1368）算起，至崇祯十七年（1644），共二百七十六年。在这二百多年中，诗人之众，诗作之多，远远地超过了元朝，但遗憾的是杰出的诗人却寥寥无几。明初的一些诗人多是由元入明的遗民（或遗臣），他们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动乱，对社会民生及治乱兴亡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而且大多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故其笔下不乏反映现实的作品，风格豪健遒劲、清新自然，少了些元末纤巧卑弱的诗风。其中刘基、高启成就较为突出，另有林鸿、杨基、袁凯、张羽等，可称为明初诗坛的代表。但自永乐至成化（1403—1487）的大约八十年间，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充斥了诗坛，诗歌成了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工具，平庸呆板，了无生气。而此间的于谦却能独树一帜，不受“台阁体”的约束，使诗歌沿着真实反映现实的道路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稍后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诗人虽未完全脱尽“台阁体”的气息，但他

们强调诗宗杜甫，为诗坛注入了一点活气，并开了前后七子的先河。明中叶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围绕着拟古与反拟古展开了较长时间的论争。这一论争对于扫荡“台阁体”的诗风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一味地模拟古人，遂使诗歌流于空泛。及至万历年间（1573—1619），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首的“公安派”和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力主“独抒性灵”，又有李贽的“童心说”，这对扭转单纯拟古的诗风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殆及明末，张溥、张采等人的“复社”出现，他们虽也提倡拟古，但由于时代的风云变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诗风不能不为之一变，于是陈子龙、张煌言、夏完淳等人悲歌慷慨，激情洋溢，写出了一批抒发爱国精神的优秀诗篇，为明代诗坛作了一个辉煌的殿后。由此不难看出明代诗歌是在不断的拟古与反拟古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论其成就应该说它比不上元诗，更不如清诗了。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二百六十多年，其间，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前一百九十多年是为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后七十多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一般文学史家将清代诗歌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前后，是为前期；

雍正元年（1723）到道光十九年（1839），是为中期；道光二十年（1840）到辛亥革命（1911）是为晚期。这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前期以“遗民诗”为主，就中又分为两类诗人：一类是忠于明室，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归庄、钱澄之、屈大均、吴嘉纪、沙张白等。他们的诗或写亡国之痛，易代之悲；或写故国之思，黍离之叹；或写生民涂炭，悲天悯人；或抒抗清之情，雪耻之志等。另一类是明遗臣屈节仕清或参加科举考试而出仕者。其中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影响较大，成就最高，他们的诗大都发有托兴幽深的哀思之音与身世之感，不乏深切动人之处。施闰章、宋琬以科举进身，有“南施北宋”之誉，成绩卓著，施诗温柔敦厚，宋诗雄健磊落。此外尚有主“神韵说”的王士禛，提倡“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主盟诗坛数十年。与之齐名的朱彝尊，诗才宏富，稍后的查慎行，以白描见长，为清初学宋的诗人中成就最大的。

中期的诗人生活在“盛世”，但他们见到的却是“忽喇喇似大厦倾”的现实，这些敏感的诗人能以现实主义的冷峻、深刻，揭示出时代的真实面貌。在这一个时期里，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如厉鹗被誉为“浙派”领袖，其诗幽峭妍秀；沈德潜提倡“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格调说”，有浓厚的封建卫道

气息；郑燮则推崇杜甫，多反映民生疾苦，痛恨贪官污吏之作。继起的“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思想比较活跃通达，袁枚主张“性灵说”，他的小诗意境明晰，自有韵味；赵翼论诗有不少独到见解；蒋士铨诗题材广泛，骨力坚苍。稍后的舒位、黄景仁、张问陶、洪亮吉等，也是享有盛名的诗人，特别是黄景仁之作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乾隆盛世”背后的狰狞可怖的面目。总之这一时期的诗坛，呈现出光焰五色、异彩纷呈，却又日趋衰败的景象。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侵入，内忧外患，国势艰危，朝政日紊，江河日下，处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社会之中的晚清诗坛，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人们以诗歌作为武器，加入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在这一时期里，诗坛上流派众多，诗歌的思想性、战斗性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反帝反封建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诗的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诗体的解放，语言的大众化、通俗化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其中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大诗人龚自珍首开诗风，引领风骚，影响深远，继之有魏源、鲁一同、林则徐、张维屏、贝青乔，以及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他们写了大量的宣传新思想，同情人民疾苦，揭露清廷丧权辱国、昏庸腐朽等优秀诗篇，这些诗不但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珍贵的

“诗史”的价值。

随着国势日蹙，斗争的深入发展，爱国志士的进一步觉醒，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力图变法维新，与此同时，以黄遵宪为旗帜的“诗界革命”也随之而起，严复、林纾、谭嗣同等一大批代表人物纷纷以诗歌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革命摇旗呐喊。同时还有台湾诗人丘逢甲，以他特有的身份，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另有女诗人秋瑾及“南社”柳亚子、高旭、苏曼殊、周实等爱国志士、诗坛巨子合奏了惊天地，泣鬼神，震撼世界的革命诗歌交响曲，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从以上所述元明清诗坛的概况来看，我想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三个朝代的诗是嗣响于唐宋诗之后的不容忽视的艺术珍品，虽然它们达不到唐诗的艺术高度，但它们又的确各具面目，自成风格，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风貌，有助于我们认识各个时代的社会和生活，具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而且在思想与艺术上它们都有着各自的创变，在诗歌的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或者说，由于这三代诗人的努力，对后来的“五四”新诗歌的诞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过渡作用，因此，元明清三代诗歌的重要性与其价值是应予肯定的。

我在拙编《元明清词》的《前言》里说到了读点诗歌的重要性，也曾谈到了怎样去读，尽管所说极为简括，但我以为对于读者或有裨益，故将其略作修改重述于此，作为本书弁言的组成部分飨之读者。

我国夙有“诗国”之称，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诗教”的传统，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诗歌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当今世界上诚可谓无与伦比，人们对诗的热爱也是世界上堪称罕见的，时至于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伟大的诗人几乎家喻户晓，他们的许多优美诗篇，即令三尺微童也能琅琅地诵出若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一优良的传统不仅需要继承，而且更需要发扬光大，使“诗国”之称，“诗教”之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放异彩，这应该说是不需多加说明的。

我们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要求于人的是高素质。所谓高素质，是说作为自然人，他有着健康的体魄，生理上是良好的；作为社会人，他有着健康的心理，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高雅的情操，丰厚的科学技术知识与社会人文知识，等等。也就是说这种高素质的人才不仅要懂外语、计算机、

经济类的知识，而且还要具有相当高的人文素质。

但不无遗憾的是，而今我们呼唤学习、发展科技，尤其是高科技之声甚疾，对于人才的科技素质的培养非常重视，这当然是正确的，而对于同样应予重视的人文科学，培养人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方面则不能不说有所欠缺和忽视，这种现状是令人担忧的。要知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是，人文科学起教化、熏陶作用，人的素质的提高，少了教化、熏陶，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有科学知识不等于有科学的思想和精神，仅有科学知识而人文知识欠缺，对于人才来说是不健全的，对于社会来说人文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的思维模式和道德情操，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当前人们大都有感于社会的浮躁，感到少了点人文精神的时候，提高人文精神，提倡读点人文精神含量高的文学作品，净化一下心灵，恰是使浮躁的社会安静下来的一剂良药。这个道理也是用不着多说的。

文学是“人学”，是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途径，而作为文学中的诗歌，更是提高人的素质、陶冶人的性情、培养人的高雅情操所必不可少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苏东坡的这句名言，近年来常被引用，它的确道出了不争的事实，就是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形态的密切关系。但是如何“气自华”呢？只重视修饰打扮外表是不够的，作为现代人不只需要“外美”，还要有“内

修”，这是谁都知道的常识。不过如何“内修”呢？读点诗歌，特别是读点千百年来被人们遴选出的优秀诗篇，因为“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能欣赏诗的人们不但对于其他种类文学有真切的了解，而且也决不会感到人生是一件干枯的东西”（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就是说当你反复阅读欣赏诗歌的时候，你会于不知不觉中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从而练达性灵，陶冶情志，使尘心不再，媚俗不再，浮躁不再，使你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所以，读诗不但可以享受到“美”，而且可以获得“真”与“善”，提高你的人生品位，提高你的人文素养。

### 三

俞平伯先生在《略谈诗词的欣赏》中说道：“概括地看，创作的过程由内及外，诵习的过程由外及内，恰好相似，只是颠倒过来。”又在《清真词释》上卷云：“解析者，创作过程之颠倒也。”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创作者在产生了创作冲动之后，他要把自己的感动，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出来，无论他是借景表达，还是直抒胸臆，或是采用别的什么手法，无一例外地都得用“文字”“语言”，而“文字”“语言”作为情意的载体（有的人把这载体称作“语码”，也就是语言信息），诗人把它呈现

在读者面前，把这语码传递给读者，因此说诗人创作是“由内及外”的过程；反过来，读者则正相反，就是说当他读诗人的作品时，通过诗人所传递的“语码”，所写出的“文字”去“窥探诗人的内心”，去解读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意，去领略、玩味诗人所描绘的境界，等等。所以说又成了“由外及内”的过程。

了解了这个道理，再来说诗词的欣赏。要知读者想对某一作品作“由外及内”深入细致的欣赏，除却个人的修养、造诣等诸多条件之外，更须注意的是欣赏作品要有一番“涵咏”的功夫，浅尝辄止是阅读与欣赏中的大忌，也就是说需要耐心、仔细、认真地阅读和思考，一之不行则再，再之不行则三。总之，不能指望读过一二遍就以为得其所哉，不能的，说白了就是得琢磨，琢磨就是“涵咏”。正如朱光潜先生说过的：“作诗和读诗都必用思考，都必起联想，甚至思考愈周密，诗的境界愈深刻；联想愈丰富，诗的境界愈美备。”（《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明确指出了阅读和欣赏的方法，这方法是千真万确的，读者不可不认真遵循。

不过作为读者，他又不是消极被动的，他在欣赏、涵咏的同时也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无论你意识得到，还是意识不到，无论你的文化修养、鉴赏能力的高低，总要有一个“再创造”。这就是袁枚所说的：“作诗时，未必果有此意，而读诗者不可不

会心独运也。”（《随园诗话》卷十五）就是说你总有自己的感悟，自己的美感体验，不会是万人雷同的，因此，这个“再创造”，这个“会心独运”会因读者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欣赏同一作品就会有不同的审美感受，这是不能强求一律的。

那么应该如何去阅读欣赏呢？歌德说过：“一般地说，我们都不应把画家的笔墨或诗人的语言看得太死、太窄狭。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应尽可能地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歌德谈话录》）因此我们欣赏诗歌的时候，须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如同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所说：“真正懂诗的人会把作者诗句中只透露一星半点的东西拿到自己的心中去发展。”这样你便可在“涵咏”中“由外及内”地去探窥诗人的内心世界，与诗人一起去“同领景幻”。而“探窥”和“涵咏”须要“会心独运”，“尽可能地用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于是你才会在阅读欣赏中得到真趣，得到感悟，得到美的享受，得到精神境界的升华。

当然“大胆的精神”也须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能胡思乱想，不能主观臆断，或是“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歌德《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因为如今以今例古的事情真是太多了！这不只是“改变了古人”，也歪曲和糟蹋了历史，蒙骗了今人，至于说由此而提高修养和素质，